

■长征地标

中复村的圩日

□许 丹

松毛岭战役指挥部、红九军团长征出发地观寿祠

赶圩，在长汀这儿传了千百年。将“赶圩”说成“商品交易日”，实在是太板正了。这何止是买卖东西呢，分明是我们客家人代代传下来的热闹与盼头。长汀人嘴里说“赶圩”，总绕不开几个有名的大圩。南山镇中复村便是其中的一个。农历每逢三或八，天刚蒙蒙亮，四里八乡的人就动起来了。

中复村不大，圩市却铺得开，围着村中心的中复农贸市场，一圈圈地往外漾。国道穿村而过，两边的人渐渐多起来，像溪水遇着了石头，自然就分了岔，漫向各处摊子。

最先撞进耳朵的往往是鸡仔鸭仔的叫声。那声音是细碎的、密集的，像下了一场急雨。卖鸡鸭的贩子把竹笼子一字排开。毛茸茸的雏鸡挤作一团，你踩我一脚，我啄你一下，唧唧啾啾。旁边是卖豆腐的。长汀的豆腐出了名的好，圆簸箕垫着白纱布，上面码着嫩生生的方块，水灵灵的。贩子拿竹片轻轻一划，颤巍巍地托起装袋，递给买的人。

“灯盏糕——煎薯饼——”叫卖声从街那头传过来，拖着长长的尾音，一声接一声。灯盏糕下了油锅，“滋滋”一声膨起来，金黄酥脆，咬一口直掉渣。煎薯饼不用太多油，薄薄一层，两面翻着煎，外头焦香，里头软糯，香气勾得人走不动道。再往里走，香藤根、鸡脚草、牛奶根被扎成小把摆在摊上。清苦的药味混在烟火气里，倒也不突兀。

我最喜欢秋天的圩日，因为能买到又香又甜又粉糯的板栗。圩市上的板栗，带刺的壳都已被去掉，只留下油亮亮的褐色硬壳。有的摊主也卖剥好的栗仁。一把小剪刀对准硬壳上用力一捏，“咔”一声裂开，剥去硬壳，里头还裹着一层带绒毛的薄皮，再仔细刮去，露出嫩黄的仁。一位老奶奶坐在小凳子上，面前的编织袋装着小半袋带壳的板栗。我问了价，让她便宜点。“不行不行。”她一边说，一边用粗糙的手指翻动栗子，“辛苦上山捡的，天然的。”不远处的一位老爷爷面前，板栗则堆得小山似的。他递

过来一颗，说：“尝尝，自家山上采的。”我用牙咬开，抠掉薄皮，嚼在嘴里脆生生的，甜味慢慢泛上来。嗯，是长汀板栗的味道。我称了5斤，又折回去找老奶奶——她那份少，不到2斤，卖完就收摊了。

圩市的路往前延伸，人声渐渐退潮。前面是一个空旷的广场，四周栽着松柏，浓荫匝地，一下子静下来。松风穿过枝叶，簌簌地响。广场入口处，土墙黑瓦的祠堂安安静静地立着，门楣上写着“观寿祠”四个字。

观寿祠是村里的钟氏祠堂，建于明末清初，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青砖灰瓦，门楼飞檐翘角，是典型的客家建筑。当年松毛岭战役的指挥部便设在这里。

那也是一个秋天。中复村坐落在松毛岭脚下，从村里往东望去，连绵的山脉便是当年的战场。松毛岭是武夷山支脉上的一座大山，山高岭峻，松林茂密，是闽西苏区通往中央苏区的必经之地，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东面的一道重要屏障。1934年9月，红一军团、红九军团、红二十四师以及闽西苏区地方革命武装在松毛岭上，与数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展开了七天七夜的血战。这是一场敌我力量极其悬殊的战

斗。国民党军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发炮弹飞向松毛岭，而固守松毛岭的红军装备极其简陋，用木头和砖石修筑的工事很快被炸毁，官兵牺牲人数不断增加。当时松毛岭附近的几个村子“家家无闲人，户户无门板”——村里的男人们在前线挖战壕、修工事、运物资，女人们则卸下门板充作担架救护伤员。《长汀县志》记载：“是役双方死亡枕藉，尸遍山野，战事之剧，空前未有。”据老一辈回忆，当年战斗过程中，百姓送饭上山，却只能一路痛哭回村，因满山死尸，无人食饭。

松毛岭战斗为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实施战略大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是中央红军长征前夕在东线的最后一仗。1934年9月30日上午，幸存的战士们在观寿祠门前集结誓师。红九军团参谋长郭天民向群众作告别讲话，说明红军马上要转移，去执行新的任务，并表示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从福建的最远起点一路到陕西的西北终端。”这“福建的最远起点”，就是中复村。

近30000名福建儿女踏上长征路，约占参加长征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他们来自福建的近30个县市，其中以闽西的长汀、上杭、宁化、永定、连城、建宁等地为多。而长汀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参加红军。从1929年至1934年，仅四都这个几千人的乡镇，就走出了1200多名红军战士。父子同上阵、兄弟齐参军的，比比皆是。

听父亲说，他的叔叔也跟着红军走了。当年，太祖母含泪送叔公公参军，等来的却是他牺牲的噩耗。父亲说，要强的太祖母从不在人前哭，白天照样在店里忙碌，可夜里为她按摩时，时常看见她背转身子，肩膀微颤，手背在脸上擦一下，再擦一下。和其他地方“红军是亲人”的说法不同，长汀的老人们更习惯说“我们是红军的亲人”。我们有太多的家人就在红军队伍里。近30000名福建儿女踏上征途，到达陕北时仅剩2000余人。这在湘江战役中，闽西子弟牺牲了近6000人。

从祠堂侧门出来，一条青石板路蜿蜒延伸，路两旁是两排错落有致的客家木屋。这便是红军街。街不长，大约500米，原是汀州通往上杭、连城的一段古官道，始建于明朝，繁荣于清代，自古商贾云集。

在知天命之年，我带着援疆的使命，怀着对这片土地的向往和憧憬，来到了这里。我想尽快拥抱喀什这广阔的天地，拥抱帕米尔这神奇的高原。

帕米尔高原是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兴都库什山和天山交会形成的巨大山结，古称“葱岭”。它的东部是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简称塔县，是一个高原县，属于新疆喀什地区。从喀什市沿着公路往西行，可进入一条蜿蜒向前的山路。接近塔县，帕米尔高原，便如一幅立体的长轴，在我的眼前缓缓展开。

我曾在高原上的一个普通的农户家用餐。农户十分热诚，端上自己烹制的塔吉克族风味的食物。一大碗酸奶清香扑鼻，馕饼、奶茶、煮羊肉和面条，都各有风味。我们在火炕上盘腿而坐，边品尝，边交流。在偌大的青草滩上，刚搭建好了供旅游观光和表演的木栈道和大舞台。天气已够寒凉，当地演员还献演了包括鹰舞在内的好几个民族文艺节目。

翌日，我们坐车登临著名的红其拉甫口岸，这也是我入疆以来的第一次。

5300多米的海拔高度，冰雪覆盖在道路上和山间。也许是前几天下的雪融化了一些，大地显得斑驳陆离。我们的越野车爬过好多个山坡，直抵边境线旁。这是中巴边境的第七号界碑。低温寒冽，我们都披着军大衣。年轻的边防战士全副武装，很友善地看着我们，来来回回地走动。不远处，可以看见巴基斯坦的哨所。

车窗外，在边防哨所的二楼平台上，数十位戴着头盔的士兵冒着严



“万里长征第一步”纪念广场



红军桥上1.5米处的刻线

1930年，红屋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这条街上建起了各种合作社，裁缝工会、消费合作社的旧址木牌至今还挂在一些老屋的墙面上。当年这里是中央苏区东部边区的贸易中心。长汀被誉为“红色小上海”，这条街便是那个繁华年代的缩影。如今赶圩的人流都涌向了热闹的农贸市场那头，红军街上的许多铺面安静地关着门，没什么客人。可店铺背后的老宅子大多敞着门。有村民在屋里忙碌，锅铲碰着铁锅的声响偶尔传出来，孩子在巷弄里追逐嬉闹。鸡犬相闻，日子过得松弛而踏实。

走过红军街，便到了红军桥。这座桥原名接龙桥，始建于明代，是一座木梁结构的客家廊桥。桥长20余米，宽约4米，飞檐翘角，单檐悬山顶。桥两侧有木条制成的可避风挡雨的帘板。桥下是一条清浅的小河。这座桥在土地革命时期是红军宣传革命、动员征兵的重要场所，当地百姓便把它叫作“红军桥”。

桥的柱子上，离地约1.5米高处，有一道深深的刀刻印痕。这是当年红军征兵的身高标线——带刺刀的步枪刚好这么高，“人比枪高当红军”。据说，最早的时候，线是用笔画的，个子不够又想参军的年轻人便偷偷把线改低。后来改用刀刻，就再也改不了了。于是年轻人就昂头、踮脚，往草鞋里塞纸，想尽办法够到那条线。先后有2000多名青年从这条刻线前走过，参加了红军。人们给这条刻线起了一个悲壮的名字——“生命等高线”。这2000多人中，到达陕北的只剩

10人；最后活着回到村里的，仅6人。

如今，桥上有老人枕着斗笠，躺在木板上纳凉。廊桥通风，穿堂风从河面吹过来，带着水的凉意。老人眯着眼，不知是睡着了还是在想什么。他的父辈、祖辈，或许也在这座桥上站过，在1.5米处的刻线前挺直了腰板。

从桥上走回来，路过安静的红军街，松柏的枝梢在风中微微地晃。祠堂门口的石碑上，“红九军团长征二万五千里零公里处”几个字被照得清清楚楚。二万五千里长征，从这里开始。

站在石碑前，圩市的声音远远地响着。叫卖声、讨价声、鸡鸣鸭叫，混在一起。那些当年跨过“生命等高线”的青年，那些把生命交给信仰的人，若能听见这喧嚣，看见桥上午睡的老人，看见巷弄里追逐的孩子，看见那一袋袋卖出去的板栗和家家户户的袅袅炊烟——他们会怎么想呢？

转身走回圩市，人流还在。卖米棒的三轮车停在路边。粉的、绿的、黄的米棒，一捆捆码在车斗里，像彩色的细竹竿。小孩儿围着不肯走，拽着大人的衣角央求。我走过去，也买了一根。咬一口，蓬松的，米香在嘴里散开，微微甜，和小时候一样的味道。

樊曾逗留的地方，因此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故事。

临走时，我在石头城下的一个小杂货店中发现了一本当地年轻人自费出版的诗集，薄薄的，装帧简单，略显粗糙。其中的诗，也有高原粗犷和绿草地鲜活的气息，竟让我这经常写诗的人凝望石头城，却久久不敢吟出自己创作的关于石头城的诗来。

在帕米尔高原，我见识了太多太多。在援疆最后一年的春天，我还去了瓦罕走廊。那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陆地边境之一。下山途中，在一段稍显宽阔平展的沥青路面上，一群牦牛碎步而来，大约十来只，都很肥硕，大多是通体黑色或白色的长毛，有的则是黑白相杂。我想走近它们。它们挤挨着，步子加快了，似乎想躲避我。戴着塔吉克族花帽的放牧女，微笑着走到最前边，唤住了它们。这样，我便可以从容地与它们近距离接触。临走时，我右手按在左胸前，微微弯腰，向她表示谢意。她羞赧地一笑。

在公路上，我又数次邂逅牛群。有时它们止步于路中央，凝视着我们的车辆。虽急着赶路，我还是叮嘱司机放缓车速。有时我们干脆就停了车，让它们信步而过。有一回，瞥见一队牦牛，大约七八只，横挡在路上。它们缓慢行进，它们也渐渐变换了队形，一列纵队，朝我们轻唤着，擦着我们的车身，与我们相向而过。我们赶紧打开窗，向它们亲切招呼，俨然是老朋友了。

离开帕米尔高原时，我轻声告诉自己，从此之后，我会坚定地与之的纯净、高远、质朴和善良在一起。因为我的灵魂，早已留在了这片高原极地。

难忘帕米尔高原

□安 谅

寒，克服着缺氧，还在一丝不苟地操练着。哨所的台阶上，几位身穿迷彩服的战士，正在整修台阶。看着一年四季坚守在这里的他们，我们不由得肃然起敬。

我们在哨卡没有久待。下山路，冰山雪峰变幻着角度和距离与我们相随。长毛牦牛和羊散落山坡草原。偶见几峰骆驼，也悠然自得地伫立着。它们是在这幽静中漫想着什么吗？

到塔县，必定要去观瞻石头城。石头城，传说是离太阳最近的古城堡。《大唐西域记》有过飞扬的文字记载。石头城曾是羯盘陀国国王的宫城，位置险要，很长时间都是军事重地。这里也是7世纪面目慈祥的唐玄

河阴石榴(小说)

□侯发山

每逢中秋佳节到来的时候，小白的邛崃石榴园中的石榴便会刚好成熟。这是中秋节走亲访友、家庭必备的美味。这一年夏天，不知道老天爷咋回事，整天阴沉着脸，三天两头哭泣，以至于中秋节临近，挂在枝头的石榴个头不小了，但皮肤还是红中泛青，成熟还得需要10天左右的时间。到那时，可就错过中秋节的上市时间了。

小白盯着石榴，沮丧地叹口气。早在半年前，云峰超市的朱老板就跟他签订了购销合同，要求必须是中秋节前两天供货。往年，从未出过错。双方关系也很亲近，近到朱老板的女儿莹莹都跟小白打得火热。虽还没到谈婚论嫁的年龄，但聊天的话题已经越来越甜蜜了。

这可怎么办？怎么跟朱老板解释，又如何跟莹莹说？小白正烦恼着，朱老板的电话就打来了：“小白，今年的石榴不耽误事吧？”“朱老板，真不好意思，今年的石榴怕是要晚熟几天。”小白吭哧半天，才把意思表述清楚。

“啊？不是开玩笑吧？之前我听莹莹隐约说过，以为她逗我呢。”

“是真的。我可以赔偿违约金……”“什么违约金不违约金的，我的损失倒是次要的，关键是怎么跟超市的新老顾客交代：距离中秋节不到一周了，我哪里倒腾石榴？”说罢，朱老板猛地挂断了电话。

朱老板的嘴像机枪，若是小白在跟前，怕早成了马蜂窝。朱老板的电话刚挂，有个自称“老树”的果农给小白打电话，问他要不要石榴，5元一斤。

“是不是河阴石榴？”小白问过之后，才反应过来自己这句是废话。市场上的河阴石榴不低于10元一斤。老树说：“在我这里不是。我晚上送到你那儿，你出手的话就是河阴石榴。”

小白种的是河阴石榴。邛崃上土壤肥沃，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生产的石榴以独特风格而驰名，籽大、色红、味甜，籽软无渣，食之甜汁欲滴，且具有健胃等诸多功能，因此深受老百姓的喜爱，每年都是供不应求。这两年，朱老板包销，每斤8元，很受人们欢迎。

“这，这事咱从没见过。”小白心里很矛盾。老树说：“反正石榴都长得差不多。不是专家，口感很难区分。再给你优惠，4元一斤。你转手就能赚。这是皆大欢喜的事……”

听到“赚”字，小白打了个激灵，说：“这事没商量。”他想，钱是赚了，人品就丢了。钱损失了还能挣回来，人品丢了，可就再难找回来。

没办法，为了应对中秋节，云峰超市只好采购了一批外地石榴。朱老板还特意标注“非河阴石榴”。这些都是小白从莹莹的微信中捕捉到的信息。在微信上，小白小心翼翼地问：“你爸生气了吧？”莹莹回：“能不生气？那天

给你打过电话，气得手机都摔了！”小白没再问下去，他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莹莹也没再回复他。两个年轻人心中春天般的美好似乎变成了冬日里的寒霜。

10天后，河阴石榴终于成熟，缀在枝头上，藏在绿叶间，红彤彤的。远远望去，就像一幅画。但是小白没心思欣赏。中秋佳节已过，他的石榴怕是降价都难以处理。让他没想到的是，朱老板让莹莹来到他的邛崃石榴园搞现场直播，推介河阴石榴。

这会儿的石榴皮红个大，籽粒晶莹，加之美丽的莹莹口齿又伶俐：“河阴石榴历史悠久，栽培始于汉，盛于唐，从唐至明清备受青睐，一直被列为贡品。如今，河阴石榴已经走进普通百姓的家庭……石榴寓意红红火火，富贵吉祥。摆放在家中，有着一家人团团圆圆，其乐融融的意思，也可送给新婚夫妇，有着多子多福、人丁兴旺的意思……石榴除了直接食用外，还可以把果肉放入破壁机中，加入牛奶、冰块、蜂蜜，打成冰沙……”

直播不到一个小时，网上的订单便铺天盖地。这批晚熟的石榴不但卖出去了，还卖了个好价钱。小白感动得什么也没说，只是紧紧地握住莹莹的手。莹莹的脸红红的，像树上的河阴石榴。

第二年的中秋节，小白和莹莹在石榴园举办了一场热闹的婚礼。当天晚上，小白才知道，其实老树是莹莹父亲派来试探小白的。

小白说：“好险啊，如果我那次赚了，咱俩可能就散了。那绝对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啊！”

“瞎，丢人的是你……”莹莹轻轻捶打着小白。